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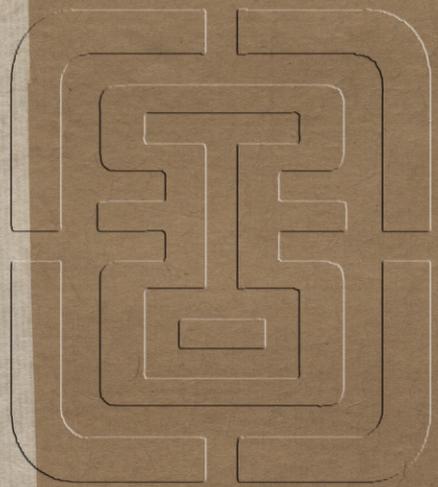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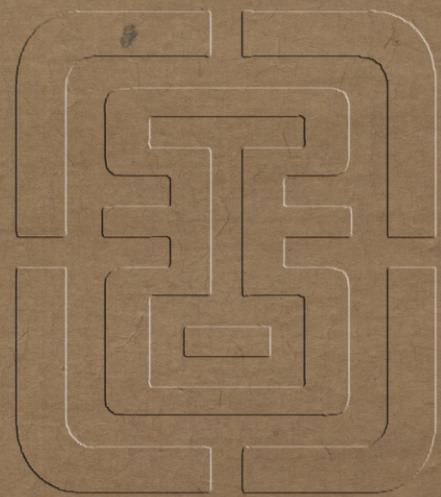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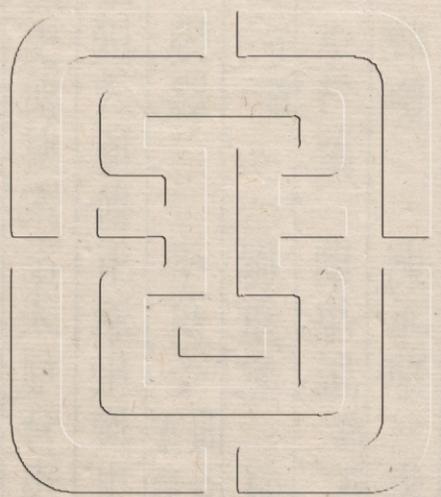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宋史

卷二百六十一
 之二百六十五

涵芬樓
 影印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

李瓊 郭瓊 陳承昭 李萬超

白重贊 王仁鎬 陳思讓 孫若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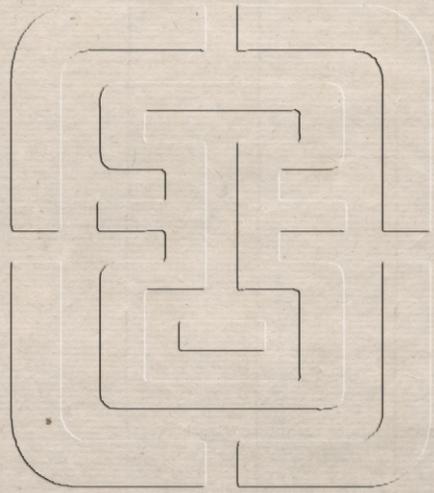
焦繼勳 子守節 劉重進 袁彥

祁廷訓 張鐸 李萬全 田景咸 王暉附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祖傳正涿州刺史父英涿州從事

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挾策詣太原會唐莊宗屬募勇士

卽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



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闔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瓊謂瓊爲師及討河中乃解瓊兵籍令叅西征軍事賊平表於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歲中遷太子洗馬周祖鎮鄴表爲大名少尹廣順初拜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金紫連知亳陝二州改濟州刺史世宗初遷洛州團練使

改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宋初召爲太子賓客建隆三年上章請老改右驍衛上將軍致仕瓊信釋氏明年四月八日詣佛寺遇疾歸至暮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師

郭瓊平州盧龍人祖海本州兩冶使父令奇盧臺軍使瓊少以勇力聞事契丹爲蕃漢都指揮使後唐天成中挈其族來歸明宗以爲亳州團練使改刺商州遷原州清泰初移階州城壘未葺蜀人屢寇瓊患之因徙城保險民乃無患受詔攻文州拔二十餘砦生擒數百人晉天福中移刺警州屬羌渾騷動朔方節度張希崇表瓊

爲部署將兵共討平之連領滑坊號衛四州開運初爲
北面騎軍排陣使陽城之役戰功居多改沂州刺史充
荊口砦主兼東面行營都虞候擒莫州刺史趙思以獻
改刺懷州俄爲北面先鋒都監契丹陷中原盜賊蠡起
山東爲甚契丹主命瓊復刺沂州以禦盜瓊卽日單騎
赴郡盜聞瓊威名相率遁去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
爲行營都部署未至淮人解去會平盧節度劉銖恃佐
命之舊稱疾不朝將相大臣懼其難制先遣瓊與衛州
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壯
士幕下欲害瓊瓊知其謀屏去從者從容就席略無懼

色銖不敢發瓊因爲陳禍福銖感其言遂治裝俄詔至
卽日上道瓊改潁州團練使又加防禦使時朗州結荆
淮廣南合兵攻湖南詔瓊以州兵合王令温大軍攻光
州尋以內難不果罷歸朝遣詣河北計度兵甲芻糧周
祖祀南郊召權知宗正卿事世宗征劉崇爲北面行營
都監歷絳蔡齊三州防禦使在齊州民饑瓊以已俸賑
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詔許立碑宋建隆三
年告老加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歸洛陽乾德二年卒
年七十二瓊雖起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
樂善蓋武臣之賢者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
三
陳承昭江表人始事李景爲保義軍節度周世宗征淮南景以承昭爲濠泗楚海水陸都應援使世宗旣拔泗州引兵東下命太祖領甲士數千爲先鋒遇承昭於淮上擊敗之追至山陽北太祖親禽承昭以獻世宗釋之授右監門衛上將軍賜錦袍銀帶改右領軍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承昭言其壻王仁表在南唐帝爲致書於李景令遣歸闕歷左右神武統軍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堤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

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從征太原承昭獻計請壅汾水灌城城危甚會班師功不克就乾德五年遷右龍武軍統軍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中使護喪大中祥符元年錄其孫宗義爲三班借職

李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祖起并門萬超應募隸軍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城流矢貫手萬超拔矢復戰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契丹入中原時萬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

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卽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

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弘肇卽留萬超權州事漢祖遂以爲刺史及征李守貞以萬超爲行營壕砦使河中平拜懷州刺史周祖開國從征慕容彥超又爲都壕砦使以功授洛州團練使預收秦鳳改萊州從平淮南連移斬登二州所至有善政屬有詔重均田租前牟平令馬陶籍隸文登縣隱苗不通命繫之將斬而後聞陶懼遁去由是境內肅然宋初入爲右武衛大將軍遷左驍衛大將軍開寶八年

卒年七十二

白重贊憲州樓煩人其先沙陁部族重贊少從軍有武
勇漢初自散員都虞候三遷護聖都指揮使乾祐中李
守貞據河中叛隱帝以重贊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河
中平以功領端州刺史周初轉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未
幾出爲鄭州防禦使改相州留後廣順中授義成軍節
度在鎮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堤詔
書褒美世宗征劉崇以重贊爲河東道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重贊與李重進居陣西偏樊愛能何徽居陣東偏
旣合戰愛能與徽皆遁走惟重贊與重進率所部力戰
世宗自督親軍合勢薄之并人大敗旣誅愛能等重贊

以功授保大軍節度使及世宗征太原以河陽劉詞爲
隨駕都部署命重贊副之其忻州監軍殺刺史趙臯及
契丹大將楊耨姑以城降而契丹兵猶盛命重贊及符
彥卿擊走之世宗還京改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尉及
征淮南命重贊率親兵二千軍于潁上未幾改淮南道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俄遷彰義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
師改鎮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玉本燕人兇狡與重
贊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贊密遣人市馬纓僞
造制書云重贊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僞制并馬纓以
告都校陳延正日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贊重贊

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玉及承恕鞫問伏罪棄市延正擢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關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俄改泰寧軍節度乾德四年又爲定國軍節度開寶二年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奉朝請三年卒年六十二

王仁鎬邢州龍岡人後唐明宗鎮邢臺署爲牙校卽位擢爲作坊副使累遷西上閤門使清泰中改右領軍衛將軍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

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漢乾祐中歷昭義天雄二軍節度副使周祖卽位仁鎬爲王峻所忌出爲唐州刺史遷棣州團練使入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德初出爲承興軍節度使世宗嗣位移河中會殿中丞上官瓚使河中還言河中民多匿田租遂遣瓚按視均定百姓苦之多逃亡他郡仁鎬抗論其事廼止丁繼母憂去官五年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卿故鄉分子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郡民扶老携幼迎於境上有獻錦袍者四仁鎬皆重衣之厚酬

以金帛視事翌日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
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郡
有羣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爲盜恭
帝嗣位移山南東道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師建隆二年
以疾召還次唐州卒於傳舍年六十九仁鎬性端謹儉
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
或至日盱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
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歛容遜謝無愠色
當時稱其長者

陳思議字後已幽州盧龍人父審確仕後唐至晉歷檀
順涿均沁唐祁城八州刺史預征蜀權利州節度終金
州防禦使思議初隸莊宗帳下卽位補右班殿直晉天
福中轉東頭供奉官再遷作坊使安從進叛於襄陽以
思議爲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使焦繼勳領兵進討遇
從進之師於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從進僅以身免
以功領獎州刺史從進平授坊州刺史八年冬契丹謀
入寇以思議監澶州軍賜鞍勒馬器帛討楊光遠於青
州也又爲行營右廂兵馬都監兵罷改磁州刺史會符
彥卿北征契丹思議表求預行未幾改衛州連丁內外
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議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

嘉之起復隨州刺史漢初移淄州罷任歸朝會淮南與
朗州馬希萼合兵淮南攻湖南馬希廣來乞師旋屬內
難又周祖北征乃分兵令思讓往郢州赴援兵未渡而
希廣敗思讓留於郢周祖卽位遣供奉官邢思進召思
讓及所部兵還劉崇僭號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
備邊遣思讓率兵詣磁州控扼澤潞未幾授磁州刺史
充北面兵馬巡檢未行陞磁州爲團練卽以思讓充使
廣順元年九月劉崇遣大將李瓌領馬步軍各五都鄉
兵十都自團栢軍於鶴子店思讓與都監向訓張仁謙
等率龍捷吐渾軍至虎亭西與瓌軍遇殺三百餘人生

禽百人獲崇偏將王璠曹海金馬五十匹俄遣王峻援
晉州以思讓與康延昭分爲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
烏嶺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元
福襲之俄命權知絳州明年春遷絳州防禦使顯德元
年九月改亳州防禦使充昭義軍兵馬鈐轄屢敗并人
及契丹援兵遷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北面行營馬
步軍排陣使五年敗并軍千餘於西山下斬五百級是
秋邢州官吏耆艾邢銖等四十人詣闕求借留思讓詔
褒之十二月改義成軍節度觀察留後六年春世宗將
北征命先赴冀州以俟命及得瓦橋關爲雄州命思讓

爲都部署率兵戍守世宗不豫還京留思讓爲關南兵馬都部署恭帝嗣位授廣海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傅乾德二年又爲保信軍節度時皇子興元尹德昭納思讓女爲夫人開寶二年夏改護國軍節度河中尹七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爲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弟思誨至六宅使子欽祚累遷至香藥庫使長州刺史欽祚子若拙

若拙字敏之幼嗜學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軍職若拙懇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單州以能政就改太常丞遷監察御史充鹽鐵判官益州繫囚甚衆太宗覽奏訝之召若拙面諭委以疏決遷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未幾改正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若拙佐治改度支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司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奏爲通判遷司封員外郎部送芻糧至塞外優詔獎之入爲鹽鐵判官轉工部郎中與三司使陳恕不協求徙他局改主判開拆司車駕北巡命李沆留守東京以若拙爲判官河決鄆州朝議徙城以避水患命若拙與閻承翰

往規度尋命權京東轉運使因發卒塞王陵口又於齊州浚導水勢設巨隄於采金山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萬民甚便之河平真授轉運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是大失望因請對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求納制命上怒謂宰相曰士子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藩任而貪進擇祿如此往有黃觀者或稱其能選爲西川轉運使輒訴免當時黜守遠郡今若拙復爾亦須譴降凡用人豈以親疎爲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樹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乃追若拙所授告敕黜知處州徙温州代還復授刑部郎中再爲鹽鐵判官改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會親祀汾陰若拙以所部緡帛芻粟十萬輸河中以助費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言其幹職擢拜右諫議大夫徙知永興軍府時鄰郡歲饑前政拒其市糴若拙至則許貿易民賴以濟又移知鳳翔府入拜給事中知澶州蝗旱之餘勤于政治郡民列狀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映爲奉禮郎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榜云

焦繼勳字成績許州長社人少讀書有大志嘗謂人曰

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棄其業游三晉間爲輕俠以飲博爲務晉祖鎮太原繼勳以儒服謁見晉祖與語悅之留帳下天福初授皇城兼宮苑使遷武德使安重榮反鎮州安從進自襄陽舉兵爲應晉祖命繼勳督諸將進討至唐州南遇從進軍萬餘設伏擊敗之禽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得山南東道印從進單騎奔還從進弟從貴率兵千餘人援均州刺史蔡行遇繼勳殺其衆七百生禽百獲從貴斷腕放入城中從進自此不能復鎮繼勳以功就拜齊州防禦使少帝卽位從進平藉繼勳威名鎮之徙襄

陽防禦使歲餘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旣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郡酋長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就遷保義軍兵馬留後漢初鳳翔軍校陽彥昭據城叛命繼勳率師討之以功授保大軍節度召入會漢祖幸大名留爲京城右廂巡檢使俄改右羽林統軍隱帝末命繼勳領兵北征及周祖舉兵向關繼勳奉隱帝逆戰于留子陂戰不利遂歸周祖廣順初改右龍武統軍世宗征淮南爲左廂排陣使又改右羽林統軍將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
十三
軍左屯衛上將軍以戰功拜彰武軍節度宋初召爲右
金吾衛上將軍改右武衛上將軍乾德三年權知延州
四年判右街仗杜審瓊卒命繼勳代之時向拱爲西京
留守多飲燕不省府事羣盜白日入都市劫財拱被酒
不出捕逐太祖選繼勳代之月餘京城肅然太祖將幸
洛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陽宮命
繼勳董其役車駕還嘉其幹力召見褒賞以爲彰德軍
節度仍知留府事仁珪領義州刺史仁祚爲八作副使
繼勳以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繼勳獵涉
史傳頗達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嗇多省公府用度
時論少之子守節

守節字秉直初補左班殿直選爲江淮南路採訪還奏
稱旨擢閤門祇候李順餘黨擾西川令與上官正討平
之高溪州蠻內寇又命往圖方略守節言山川阻險非
我師之利詔許招納咸平中置江淮南荆湖路兵馬都
監首被選擢又討施夔州叛蠻以大義諭其酋長皆悔
過內附因爲之畫界定約還遷閤門通事舍人監香藥
權易院三司言歲課增八十餘萬時守節已爲衣庫副
使當遷閤門副使真宗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
遷橫行何以勸邊陲効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奉使契

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
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慙服久之遷皇城副使管勾軍
頭引見司坐以白直假樞密院副承旨尹德潤治第免
所居官三遷東上閤門使加榮州刺史數請補外歷知
襄鄧汝三州遷四方館使以右神武大將軍致仕卒
劉重進幽州人本名晏僧梁末隸軍籍晉初以習契丹
語應募使北邊改右班殿直因賜是名遷西頭供奉官
再使契丹契丹主以其敏慧留爲帳前通事俄南侵署
重進忠武軍節度漢初移鎮鄧州漢法禁牛革甚嚴州
民崔彥陳寶選八人自本鎮持革詣漢祖廟鞞鼓重進

杖遣之判官史在德謂重進不善用法宜置極典及大
理刑部詳覆重進所斷爲是在德坐故入杖死之乾祐
末罷鎮來朝周祖起兵至封邱詔重進與左神武統軍
袁義率兵拒之重進望塵退走周廣順初從征兗州未
幾封薛國公俄召爲右神武統軍累加檢校太師世宗
南征爲右廂排陣使顯德三年世宗聞揚州無備遣宣
祖韓令坤與重進等往襲取之又爲先鋒都部署進克
泰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宮周師渡淮盡爲
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碼碯盃
翡翠瓶以獻俄命判廬州行府事兼行營都部署敗淮

人千餘于州境又敗五百衆于白城湖及世宗再巡吳師潰于紫金山有至東山口者重進殺三千餘衆及下壽州以功授武勝軍節度淮南平改鎮邠州世宗北征爲先鋒都指揮使恭帝卽位封開府宋初進封燕國公建隆二年秋授右羽林統軍乾德五年改左領軍衛上將軍重進徒善譯語無他才能值契丹入中原遂至方鎮及在環衛嘗從幸玉津園太祖召與語旣退謂左右曰觀重進應對不逮常人前朝以爲將帥何足重耶六年卒年七十

袁彥河中河東人少以趨勇應募從事隸奉國營漢乾祐中周祖領軍討李守貞以彥置麾下及鎮鄴以爲部直小將周廣順中世宗在澶淵遷爲親事都校世宗尹京改開封府步直指揮使顯德初授內外步軍都軍頭領泉州刺史未幾改岳州防禦使從征壽州爲城北造竹龍都部署竹龍者以竹數十萬竿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以攻其城又命於渦口修橋橋成世宗幸焉因立爲鎮淮軍李繼勳以淮上失律罷軍職命彥爲武信軍節度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命爲淮南道行營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鎧甲器仗遣赴軍前太祖下滁陽禽皇甫暉姚鳳彥皆有勞

續詔褒之又令率師屯下蔡以逼壽春及劉仁贍降從
世宗攻濠泗又禽南唐將許文績邊鎬等以獻師還真
授步軍都指揮使領彰信軍節度六年春發近畿丁壯
浚五丈河命彥董其役恭帝嗣位移保義軍節度宋初
加檢校太尉是秋來朝改鎮曹州乾德六年爲靜難軍
節度開寶二年移鄆州五年罷鎮歸闕卒年六十六景
德四年特詔錄其孫昭慶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昭慶
上彥周朝所授告敕有二聖名諱者特遷殿直

祁廷訓本名廷義避太宗舊名改焉河南洛陽人父珪
梁左監門衛大將軍廷訓善書計騎射隸周祖帳下廣
順中歷東西班右蕃行首鐵騎都虞候世宗卽位改東
西班都指揮使遷內殿直都指揮使繼領蘭睦二州刺
史從征淮南賜以明光細甲令董舟師巡江界吳人伏
兵三江口葭荻中掩擊廷訓廷訓力戰大破之俘馘千
人餘黨遁去江北平以功遷吉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
都指揮使月餘遷嵐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都指揮使
宋初爲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是秋改河陽乾德二年
又改彰德軍節度留後俄權知鄧州五年就拜義武軍
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以廷訓爲北面副都部署
太平興國元年來朝二年冬改左領軍衛上將軍五年

坐私販竹木貴鬻入官責本衛大將軍未幾復舊官六年卒年五十八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略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爲初橐駝以其龐大而無所取也

張鐸河朔人少以才武應募隸軍籍漢初爲奉國右第六軍都指揮使領澧州刺史周祖以樞密使鎮鄴鐸以所部從行及起兵鐸預焉廣順初鐸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韓通爲右廂都指揮使俄並兼防禦使鐸領永州通領睦州會改奉國爲虎捷鐸仍領其職是冬出爲密州防禦使改亳州三年授鎮國節度郊祀畢加檢校太傅世宗初移彰義軍未幾加檢校太尉顯德三年又移

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師俄復鎮涇州州官歲市馬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麴六十四百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太祖以鐸宿舊釋不問罷鎮爲左屯衛上將軍奉朝請而已其所盜用仍蠲除之保常習亦得釋鐸又嘗假晉邸錢百六十萬太宗卽位詔贖之俄命判左金吾街仗及駕征河東以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鄜州刺史高繼充閑廐副使張守明分爲裏城左右廂巡檢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子熙載至左千牛衛大將軍熙載子禹珪字天錫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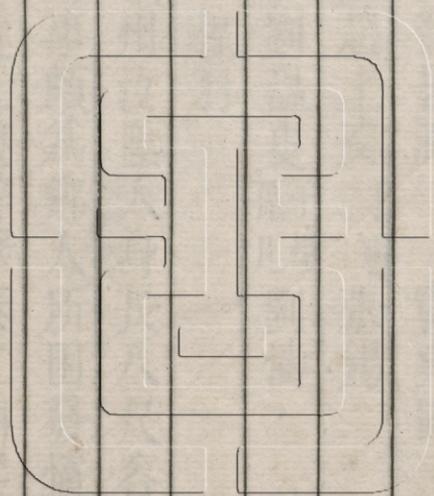
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卽位補東西班承旨改殿直帶御器械以材勇擢居禁衛殿前散祇候都虞候咸平初授內殿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三年出爲滁州刺史知洺瀛霸三州並兼兵馬鈐轄徙嵐州西人勒厥麻誘衆叛禹珪率衆討之俘六千餘人獲名馬孳畜甚衆景德初授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旣請和帝思守臣有武幹能鎮靜邊郡者親錄十餘人名付中書禹珪預焉遂知石州徙代兗州又移澶州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連詔嘉獎會河堤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就拜洺州團練使尋知廣信軍天禧初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兼知瀛州明年召還將授四廂之職卒年五十九錄其二子

李萬全吐谷渾部人善左右射隸護聖軍爲騎士累遷至本軍都校與田景咸王暉等從周祖入汴號十軍主顯德中爲彰武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尉橫海軍節度乾德中代歸太祖數召於死中宴射萬全無將略惟挽強弓老而不衰帝亦以此賞之

田景咸王暉皆太原人景咸仕漢爲奉國右廂都校從周祖入汴爲龍捷左廂都校改安國軍留後俄真拜陞本軍節度世宗時拜武勝軍節度宋初爲左驍衛上將

宋史卷二百一十一 列傳
軍開寶三年卒景咸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
一器賓主共食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
徧閱囊儲景咸方自釋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
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
我意王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暉性亦吝嗇
貲甚富而妻子飯蔬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世宗以
先朝功臣知而弗問焉至右神武統軍建隆四年終右
領軍上將軍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
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
且爲盡力焉揚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
太祖之英武而爲創業之君也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宋史卷二百六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一

李穀

咎居潤

竇貞固

李濤

弟澣
孫仲容

王易簡

趙上交

子曦

張錫

張鑄

邊歸讜

劉温叟

子燧
孫几

劉濤

邊光範

劉載

程羽

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少勇力善射以任俠為事頗為鄉人所困發憤從學所覽如宿習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泰二州從事晉天福中擢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列傳

監察御史少帝領開封尹以穀爲太常丞充推官晉祖
幸鄴少帝居守加穀虞部員外郎仍舊職少帝爲廣晉
尹穀又爲府推官及卽位拜職方郎中俄充度支判官
轉吏部郎中罷職天福九年春少帝親征契丹詔許扈
從充樞密直學士加給事中爲馮玉李彥韜所排會帝
再幸河北改三司副使權判留司三司事開運二年秋
出爲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塵
而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於路君臣相對泣下
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囊以獻會契丹主發使至州
穀禽斬之密送款於漢祖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
陽契丹主患之卽議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
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遂見獲契丹主
先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曰無之契丹主
因引手車中似取所獲文字而穀知其詐因請曰如實
有此事乞顯示之契丹國制人未伏者不卽寘死自後
凡詰穀者六次穀詞不屈契丹主病且曰我南行時人
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
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爲人所陷耳穀氣色不
撓卒寬之俄而德光道殂永康繼立署穀給事中時契
丹將麻荅守真定而李崧和凝與家屬皆在城中會李

筠何福進率兵逐麻荅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
後再榮利崧等家財令甲士圍其居以求賂既得之復
欲殺崧等滅口穀遽見再榮謂之曰今國亡主辱公輩
握勁兵不能死節雖逐一契丹將城中戰死者數千人
非獨公之力也一朝殺宰相卽日中原有主責公以專
殺其將何辭以對再榮甚懼崧等獲免漢初入拜左散
騎常侍舊制罷外郡歸本官至是進秩獎之也俄權判
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
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卽署攝
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千佐德輿悉禽賊黨其
魁一卽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
自是行者無患俄遷工部侍郎周祖西征爲西南面行
營水陸轉運使關右平改陳州刺史會有內難急召赴
闕周祖兵入汴命權判三司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
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
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開國之
初倚以爲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
穀懇讓得止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
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又奏罷

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爲賢相鄉勲德里二年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叅視事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穀不得已起視事征兗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顯德初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遇賊於高平匿山谷中信宿而出追及乘輿世宗慰撫之世宗將趨太原命穀先調兵食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師還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歷以付史官是歲河大決齊鄆發十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二年冬議伐南唐以穀爲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忠武軍節度王彥副之韓令坤以下十二將率從穀領兵自正陽渡淮先鋒都將白延遇敗吳軍數千于來遠又破千餘人于山口鎮進攻上窑又敗千餘衆獲其小校數十人長圍壽春南唐遣大將劉彥貞來援穀召將佐謀曰今援軍已過來遠距壽陽二百里舟楫將及正陽我師無水

戰之備萬一斷橋梁隔絕王師則腹背受敵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輅之至初世宗至圍鎮已聞此謀亟走內侍乘驛止之穀已退保正陽仍焚芻糧回軍之際遞相掠奪淮北役夫數百悉陷于壽春世宗聞之怒亟命李重進率師伐之以穀判壽州行府是秋詔歸闕得風痺疾告滿百日累表請致仕優詔不允每軍國大事令中使就第問之四年春吳人壁紫金山築甬道以援壽春不及留數年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及淮南平賞賜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贊以賜之是夏世宗還穀扶疾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旣久請辭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柰何以祿奉爲言穀愧謝而退俄以平壽州敘功加爵邑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罷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訪以政事五年夏世宗平淮南回賜穀錢百萬米麥五百斛芻粟薪炭等恭帝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趙國公求歸洛邑賜錢三十萬從其請太祖卽位遣使就賜器幣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

震悼贈侍中穀爲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談論議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詣理辭氣明暢人主爲之聳聽人有難必救有恩必報好汲引寒士多至顯位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後果如其言李昉嘗爲穀記室在淮上被病求先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司空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

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穀歸洛中昭義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旣而筠叛穀憂恚而終子吉至補闕拱至太子中允

胥居潤博州高唐人善書計後唐長興中隸樞密院爲小吏以謹愿稱晉初出掌滑州廩庾遂補牙職會景延廣留守西洛署爲右職延廣卒居潤往依陝帥白文珂文珂致仕乃表薦居潤於周祖時世宗尹京詔以補府中要職卽位擢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州從向拱西征爲行營都監秦鳳平以居潤爲秦

州歷知鳳陽河中府顯德三年秩遷內客省使代王朴知開封府四年再幸壽州命爲副留守十月幸淮上以居潤爲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五年夏南征還復判開封府六年征關南爲東京副留守及吳廷祚出塞河命居潤權知開封府事廷祚爲樞密使真判開封府改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太祖立加檢校太尉及征澤潞命赴澶州巡警師還權知鎮州加左領軍衛上將軍建隆二年又權知澶州八月拜義武軍節度在鎮數年得風痺詔還京師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九贈太師居潤性明敏有節槩篤於行義初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至則爲遼人所執遼人在洛者遽欲恣擄掠延廣僚吏部曲悉遁獨居潤力保護其家以安居潤與太祖同事世宗情好欵浹嘗薦沈倫於太祖以爲純謹可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子惟質至內園使弟居濟至水部員外郎大中祥符三年錄其孫建中爲三班借職

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父專後唐左諫議大夫貞固初能屬文同光中舉進士補萬全主簿丁內艱去官服除授河東節度推官時晉祖在藩以貞固廉介甚重之及卽位擢爲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就拜中書舍人

天福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貞固疏曰臣聞舉善爲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闕

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爲令典明年改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

稅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同詳定正冬朝會禮節樂章及二舞行列歷刑部門下二侍郎少帝卽位拜工部尚書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時論稱之改刑部尚書出爲潁州團練使歲餘復拜刑部尚書漢祖入汴貞固與禮部尚書王松率百官見于滎陽西漢祖駐馬勞問久之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襲國號尊光武爲始祖并親廟爲五詔羣臣議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及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所起堯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廟皆祖其有功商之契周之后稷魏之武帝晉之三廟是也高祖起於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為遠祖甚非其義貞固又以四親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彌遠矣但援立親廟可也餘皆非禮俄遷吏部尚書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思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持重寡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悶及為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隱帝即位加司徒改本貫永安鄉為賢相鄉班瑞里為勲貴里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貞固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九

但端莊自持不能規救周祖兵起貞固與蘇逢吉奉隱
帝兵次于野敗逢吉倉黃自殺貞固遂詣周祖周祖稱
太后制委貞固與蘇禹珪王峻同掌軍國政事周祖登
位加兼侍中會以馮道爲首相改監修國史俄罷相守
司徒封沂國公世宗卽位以范質爲司徒貞固遂歸洛
陽輸課役齒爲編民貞固不能堪愬於留守向拱拱不
聽宋初以前三公赴闕陪位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預
朝請質不爲奏乃還洛放曠山水與布衣輩携妓載酒
以自適開寶二年病困自爲墓誌卒年七十八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世孫祖

鎮臨濮令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
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濤從父兄郁仕梁爲閤
門使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補河陽令後
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遷右
補闕宋王從厚鎮鄴以濤爲魏博觀察判官歲餘入爲
起居舍人晉天福初改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晉祖幸
大梁張從賞以盟津叛陷洛陽扼虎牢故齊王全義子
張繼祚者實黨之晉祖將族其家濤上疏曰全義歷事
累朝頗著功效當巢蔡之亂京師爲墟全義手披荆棘
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乞以全義之故止罪繼

祚妻子從之嘗奉詔爲宋州括田使前雄州刺史袁正
辭齋束帛遺濤以田園爲託濤表其事晉祖嘉之正辭
坐降一階濤遷浚儀令改比部郎中鹽判官改刑部郎
中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
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伏閣抗疏請寘於法晉
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
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
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
晉祖不能荅卽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
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
洛下賦詩自悼有二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
據鄴叛晉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濤引之晉
祖崩濤坐不赴臨停未幾起爲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
中中書舍人會契丹人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
害人皆爲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
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
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
漢祖起義至洛濤自汴奉百官表入對漢祖問京師財
賦從契丹去後所存幾何濤具對稱旨漢祖嘉之至汴
以爲翰林學士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超討之二師不協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
宰輔卽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隱帝卽位楊
邠周祖共掌機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穀等中
外爭權互作威福濤疏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
不能決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爲所構免相歸
第時中書厨釜鳴者數四濤晝寢閣中夢嚴飾廳事羣
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旣寤心異之數日濤罷
以邠爲相兼樞密使及周祖舉兵太后倉皇涕泣曰不
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周初起爲太子賓客歷刑部戶
部二尙書世宗宴駕爲山陵副使恭帝卽位封莒國公
宋初拜兵部尙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董浚
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丁夫
七十人皆杖一百刖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
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
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尙書坐視軍校無
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隸
許州濤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濤慷慨有大志以經綸
爲己任工爲詩筆札適媚性滑稽善諧謔亦未嘗忤物
居家以孝友聞景德三年其孫惟勤詣闕自陳詔授許
州司士叅軍子承休至尙書水部郎中承休子仲容

濤弟澣字日新幼聰敏慕王楊盧駱爲文章後唐長興
初吳越王錢鏐卒詔兵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令澣
代草凡萬餘言文彩遒麗時輩稱之秦王從榮召至幕
中從榮敗勒歸田里久之起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
福中拜右拾遺俄召爲翰林學士會廢學士院出爲吏
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詔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
再爲學士時濤在西掖縉紳榮之契丹入汴澣與同職
徐台符俱陷塞北永康王兀欲襲位置澣宣政學士殿
兀欲死述律立以其妻族蕭海貞爲幽州節度使海貞
與澣相善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周廣
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
嘉焉遣諜者田重霸賫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
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
通好乃其時也請速行之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澣
在契丹嘗逃歸爲其所獲防禦彌謹契丹應曆十二年
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章編之爲丁年集澣
二子承確主客郎中承續職方郎中
仲容字儀父舉進士甲科除大理評事知三原縣累擢
監察御史爲殿試進士考官真宗問題義對稱旨詔試
中書擢左司諫直史館天聖中以起居郎爲知制誥累

遷右諫議大夫在西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爲宰相
張士遜所喜罷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判史館司農寺
復知制誥及石中立張觀補學士始以爲翰林侍讀學
士久之兼龍圖閣學士至戶部侍郎卒仲容性醇易喜
飲酒不與物忤與人言未嘗及勢利三弟早卒字其諸
孤十餘人如巳子當世稱其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自
集制草爲冠鳳集十二卷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性介特寡合曾祖肫唐劍
州刺史祖遠連州刺史父貫唐州刺史易簡少好學工
詩會僖宗幸蜀長安兵亂避地山谷梁乾化中邵王友
誨鎮陝易簡舉進士詣府拔解友誨贈錢二十萬明年
遂擢第復隱華山郊帥韓恭辟觀察支使府罷華帥李
保衡復辟從事踰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會朱
友謙以河中叛歸莊宗攻華州甚急城中危懼咸請築
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聽下令曰有敢復言者斬易簡
固請迺許板築始畢外城果壞軍民賴之會夜不能攻
友謙遂遁去皓卒易簡歸田里久之召爲著作郎數月
棄去復召爲右拾遺上書忤旨出爲鄧州節度推官後
唐同光中遣魏王繼岌伐蜀以宰相郭崇韜爲招討使
辟易簡爲巡官改魏王都督府記室叅軍明宗卽位周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帥羅周恭辟爲掌書記府罷退居華陰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好事者多傳誦秦王從榮聞而重之謂宰相馮道李愚曰易簡有才豈宜久居外地卽召爲祠部員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誥府中書舍人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諫之詔書褒荅以論付史館及廢翰林學士易簡兼知內制又拜御史中丞歷右丞吏部侍郎左丞判吏部銓嘗上言選門格敕條件具存藩府官僚習熟者少凡給文解未曉規程以致選人詣都親求解樣往來跋踣重可傷閱傳寫少差旋復驗放乞自今委南曹詳定

解樣兼錄長定格取解條下諸州板置州院門每取解時準條式遵行從之晉祖在大梁臺省湫隘易簡奏舉故事一歲得元省錢二百萬繕治省署及造器物號爲舉職周朝諱簡易止名易廣順初遷禮部尚書是冬合三銓爲一合易簡權判俄改刑部尚書周祖將親郊命判兵部會冊四廟命爲副使周祖晏駕爲山陵副使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宋初召加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遊自適建隆四年四月無疾卒年七十九子景讓進士及第至尚書郎

趙上交涿州范陽人本名遠字上交避漢祖諱遂以字

稱祖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上交身長七尺黑色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爲鄉里所推後唐同光中嘗詣中山于王都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門下忌之頗毀訾上交都遂不爲禮上交不得志因南游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爲判官遷殿中丞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澣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州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晉初召爲左司郎中度支判官歷右諫議大夫會廢翰林學士以上交爲中書舍人知內外制遷刑部侍郎嘗上言伏覲長興中詔書州縣官在任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諸道州府給付公驗躬赴行部投狀隨給優牒庶絕欺罔以存激勸載詳元詔止言州縣未該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俟本人考滿卽詣刑部投狀毋得隔越年歲庶使內外同律詔

從之俄遷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爲帝以禮部尚書王崧爲左丞相上交爲右丞相契丹去上交請去僞號稱梁王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僕卿遷祕書監周祖監國命太師馮道迎湘陰公于徐州以上交副之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爲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轉戶部侍郎明年再知舉謗議紛然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常薦童子上交拒之峻怒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爲太重會峻貶乃止但坐所取士李觀侯燦賦落韻改太子詹事顯德初遷賓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宋初起爲尚書右丞建隆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七上交所蒞官以幹聞當時稱有公輔器尤好吟詠有集二十卷張昭爲序子曦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與兄駿同舉進士未成名而兄天遂以蔭補千牛備身歷祕書郎殿中丞著作郎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嘗取以入內

張錫福州閩縣人梁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于法同光末趙在禮舉兵於鄴瀕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州事卽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後爲淄州令不畏強禦專務愛民刺史有所徵不荅由是銜之及代白其事於宰相馮道道知錫介直卽奏召爲監察御史出爲陝虢觀察判官晉開運二年拜右補闕歷起居郎刑部員外郎開封府判官浚儀令司門駕部二郎中並以清節聞周顯德中以老疾求解官授右諫議大夫致政宋初改給事中錫無子宰相范質嘗兄事之館於別墅錫以執政之門不欲久處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建隆二年六月卒于穰下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曾祖居卿祖禘父文蔚在唐俱舉進士禘至翰林學士承旨天平軍節度檢校吏部尚書文蔚中書侍郎平章事五代史有傳鑄梁貞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衛集賢校理拜監察御史遷殿侍御史仕後唐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賜

緋改右司員外郎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爲本守令以勸課爲先廣闢田疇用實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携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使兩浙還遷考功郎中晉天福初福州王延義奉表稱藩遣鑄持節冊爲閩國王少帝卽位改河南令開運二年召爲太常少卿避曾祖諱不拜改祕書少監判太常寺事踰年轉右庶子分司西京周廣順初入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使朗州顯德三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光祿卿又以祖名請避改祕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二鑄美姿儀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及卒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園圃得錢十萬以葬

邊歸讜字安正幽州薊人父退思檀州刺史歸讜弱冠以儒學名後唐末客游并邠晉祖鎮太原召置門下表爲河東節度推官試祕書省校書郎改太原府推官試大理評事天福初拜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禮部員

外郎充戶部判官遷水部郎中賜金紫拜比部郎中知制誥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券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廉從多索人驢用遞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供億稍遲卽加鞭笞吏民受辱寧免怨嗟欲望察訪得情嚴示懲戒從之俄遷右散騎常侍漢初歷禮部刑部二侍郎時史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善良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論者避之周廣順初遷兵部戶部二侍郎世宗聞其亮直擢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以備顧問就轉左丞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歸讜雖號廉直而性剛介言多忤物顯德三年冬大宴廣德殿歸讜酒酣揚袂言曰至於一柸而已世宗命黃門扶出之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村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涉指斥坐決杖配流故歸讜語及之翌日伏閣請罪詔釋之仍於閣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五年秋歸讜與百官班廣德殿門外忽厲聲聞於帝詔奪一季奉宋初遷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告老拜戶部尚書致仕乾德二年卒

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叔祖崇望相昭宗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溫叟以蔭補國子四門助教河南府文學清泰中爲左拾遺內供奉以母老乞歸就養改監察御史分司時臺署廢弛溫叟作新之未幾召爲右補闕晉初王松權知青州表爲判官加朝散階入爲主客員外郎少帝領開封尹奏爲巡官命典文翰又改廣晉府巡官少帝卽位拜刑部郎中賜金紫改都宮郎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旣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卽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忍見溫叟歲滿加知制誥契丹入汴溫叟懼隨契丹北遷與承旨張允共上表求解職契丹主怒欲出允等爲縣令趙延壽曰若學士才不稱職求解者守本官可也不可加貶出遂得罷職出院漢祖南下溫叟自洛從至鄭州稱

疾不行及入汴溫叟久之方至授駕部郎中周初拜左
諫議大夫逾年改中書舍人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顯德
初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得進士十六人有譖于帝者帝
怒黜十二人左遷太子詹事溫叟實無私後數年其被
黜者相繼登第溫叟與張昭同修漢隱帝及周祖實錄
恭帝卽位遷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宋初改刑部
建隆九年拜御史中丞丁內艱退居西洛旋復本官三
年兼判吏部銓因上言曰伏見兩京百司漸乏舊人多
隳故事雖檢閱具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攸司蓋因
年限得官歸司者例與減選冬集赴調授任者尋又出
京兼有裁滿初官不還舊局但稱前資用圖免役又有
嘗因停任切欲歸司而元敕不該無由復職遂使在司
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追還伏望自今諸司職掌除
官勒留及歸司者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下仍須在司執
行公事及三十月卽許赴集如理選外欠三選以上及
在官不成資考者卽准元敕處分若在任停官及在司
停職者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却勒歸司如無關員
卽令守闕餘依敕格處分一日晚歸由闕前太祖方與
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前騶者潛知之以白溫
叟溫叟令傳呼如常過闕翌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

樓則近制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太祖善之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溫叟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言執禮者惟溫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賞鑒門生中尤器楊徽之趙隣幾後皆爲名士范杲幼時嘗以文贄溫叟大加稱獎以女妻之太祖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卽遣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以爲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擢炤太子右贊善大夫歷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江南轉運司入朝

爲司封郎中炳熿並進士及第

熿字耀卿進士及第積官祕書省著作郎知龍門縣羣

盜殺人熿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斬之衆服其

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真宗問

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熿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

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

未嘗出陛下法外帝善之天禧元年始置監官帝謂宰

相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於是以熿爲右正言會

歲荐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饑殍相望熿請策免宰相

以應天變都城東南有泉出民爭傳可以已疾詔卽其

地建祥源觀熿言其詭妄不經且亢旱不可興土木以

營不急又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皆不

報表請補外帝以熿屢言事乃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

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以尚書

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

朝官遭父母憂官司毋得奏留故事當起復者如舊因

詔益梓利夔路長吏仍舊奏裁餘乞免持服者論其罪

改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提舉諸司庫務權發

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

徙河中府卒初王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熿

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嘗善
河中處士李瀆瀆死爲陳其高行詔以著作郎贈之唐
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
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儁以下
仕者相繼而世牒具存焉子凡

凡字伯壽以燧任爲將作監主簿生而豪儁長折節讀
書第進士從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凡
浚渠引水注城中役興客曰自郭汾陽城此州苟外水
可醜何待今日無爲虛費勞人也凡不荅未幾水果至
鑿五池于通達民大便利孫沔薦其才老將帥換如京

使知寧州俗喜巫軍校仗妖法結其徒亂有日凡使他
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禽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
儂智高犯嶺南凡上書願自効以爲廣東西捉殺道聞
蔣偕張忠戰沒疾馳至長沙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穴
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
果悉衆來大戰于歸仁鋪前鋒孫節死凡以右軍搏鬪
自辰至巳勝負未決凡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
擣其中堅賊駭潰進皇城使知涇州陸見辭以母老丐
復文階歸養仁宗諭之曰涇內地也將母莫便焉命特
賜冠帔領循州刺史遷西上閣門使再歸郎中班曾公

亮薦之復以嘉州團練使爲太原涇原路總管夏人寇用亮堡轉運使陳述古攝渭帥几移文索援兵不聽率諸將偕請又不聽乃趣以手書述古怒移几爲鳳翔且劾生事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所得徙置遣御史出按述古黜几亦改鄜州召判三班院邊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大順天險非夏人可得近正恐與趙明爲讎爾帝曰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爲所掩卿料敵一何神也以爲秦鳳總管神宗卽位轉四方館使知保州治狀爲河北第一踰六年卽請老還爲祕書監致仕元豐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几得謝二十年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者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間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敬識其語再加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几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從兄已得任子必先兄弟子之孤者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

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而考於聲則不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嘶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舉進士釋褐爲鳳翔掌書記拜右拾遺賜緋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詞理鄙俗仍犯廟諱濤上言請正其罪雖不允時論是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爲左補闕遷起居舍人晉天福初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遷工部郎中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少帝奢侈常以銀易

金廣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元簿較之少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日不受虛數毫釐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奉漢初宰相蘇禹珪薦爲中書舍人周廣順中坐令子監察御史項代草誥命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項亦貶復州司戶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四年再知貢舉樞密使王朴嘗薦童子劉譜於濤濤不納朴銜之時世宗南征在迎鑾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時留守上都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

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卽位遷右詹事濤性剛毅不撓素與宰相范質不協常鬱鬱不得志遂退居洛陽之清化里杜門以書史自娛太祖素知濤履行開寶二年召赴闕以老病求退授祕書監致仕年七十二卒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相世稱其知人項子歲晟子訥譚並進士及第至屯田員外郎訥爲殿中侍御史

邊光範字子儀并州陽曲人性謙退和雅有吏材父仁嗣忠武軍節度副使光範後唐天成二年起家榆次令召爲殿中丞賜緋長興四年改太常丞丁內艱晉天福初服闋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俄爲冊秦王李從曠副使張從恩以外戚爲河南尹奏授判官遷祕書監兼御史中丞入拜大理少卿少帝尹京改衛尉少卿充開封府判官又改

光祿少卿廣晉府判官賜金紫少帝卽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遷給事中會蝗災遣使亳州括借軍糧稱爲平允時與契丹失歡河朔連兵命光範出使修好會契丹復南入光範行至趙州召還開運元年權知鄭州拜左散騎常侍二年入爲樞密直學士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游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卽日拜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漢初改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慎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疏入不報乾祐二年連使宋州虞城汝州襄城按視民田之傷稼者是冬爲吳越加恩使周廣順初出知陳州遷祕書監俄召拜御史中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勒馬復爲禮部侍郎時禮部侍郎於貢部或掌或否光範拜官將及秋試乃言於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晉末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避事也及期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世宗卽位改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俄遷戶部顯德三年命往大名檢民田五年遣使普均租稅光範詣

宋州時韓通掌禁兵領宋師修汴堤訪郡民皆言光範均平之狀乃具以聞世宗嘉之宋初征澤潞命光範爲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芻糧秋拜太常卿時張昭爲吏部尚書朝議以其耆老令光範簽判選事建隆四年襄州節度慕容延釗征湖南以光範權知州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還會延釗卒復知襄州大軍數萬由陝路討蜀出漢上光範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嘗舉本鎮判官李楸爲殿中侍御史楸後坐事除籍光範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五年兼橋道使朝廷遣使督治道常六七輩一使所調發民皆數百人吏緣爲姦多私取民課所發不克數而道益不修光範計其工以州卒代民官給器用役不淹久人以無擾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曹御史中丞劉溫叟卒以光範判御史臺事數月真拜中丞六年以疾解銓曹任卒年七十三光範性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光範嘗吮之景德中錄其孫易從同學究出身

劉載字德興涿州范陽人唐盧龍節度濟之六世宗父昭下蔡令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晉初解褐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賜緋拜左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漢初爲殿中侍御史丁內艱服闋復拜舊官判西京留臺改倉部員

外郎嘗著五論曰爲君爲相爲將去讒納諫頗爲文士
所稱周世宗初擢知制誥顯德三年拜右諫議大夫與
右拾遺鄭起尚書博士李寧同校道書遷給事中使許
州定田租俄賜金紫爲魏王符彥卿加恩國信使宋初
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護其役建隆四年
貝州節度使張光翰來朝遣載權知州事光翰歸鎮載
還知貢舉乾德初掌建安權貨務六年就爲江南國主
生辰使召還令知鎮州開寶四年坐與何繼筠不協改
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十年不召嘗受詔權點檢州事太
平興國初復入爲給事中三年出知襄州六年代還告
老改工部侍郎致仕乃賜一子出身八年卒年七十一
載尤好學博通史傳善屬文嘗受詔撰明憲皇后諡冊
文又作弔戰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信釋典敦尚名節
子宗言至比部郎中宗望景德二年進士及第大中祥
符四年其孫介以載文集來獻以爲試將作主簿
程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晉天福中擢
進士第授陽穀主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令皆有政績開
寶中選爲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時事敷奏稱旨擢
著作郎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元府闕八年詔

歸闕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蒞事恪謹時太

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卽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爲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上欲優以清職故事端明殿設學士二員居翰林學士上專備顧問馮道趙鳳始居是職累朝因之及是卽殿名以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下且卽泰寧坊營第以賜之太平興國五年典試貢士御試得人居多六年以老疾求解職拜兵部侍郎未幾致仕仍給全奉雍熙元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子帝振以蔭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元年卒其子適賜同學究出身從孫琳別傳

論曰五季爲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爲常故唐方滅卽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讜寶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籌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邪嗚呼魏范粲齊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二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張昭

竇儀

弟儼偁

呂餘慶

劉熙古

子蒙正
蒙叟

石熙載

子中立

李穆

弟肅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
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卽
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
地河朔旣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蠡起道路榛梗乃自
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

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
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
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遙先生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
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
步闊視以爲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
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
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
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
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處亂世躬耕
負米以養親後唐莊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効軍門昭
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
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卽署府推官同光
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
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
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之計
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
覩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
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
成憲之節時有害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
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

得害之又逼昭爲榜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
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官賜緋天成三年改安義
軍節度掌書記時以武王莊宗實錄未修詔正國節度
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祕書監韓彥輝續錄事迹瓚
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
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誥詔九十餘篇請以昭
所撰送史館拜昭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錄昭以
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爲紀年錄二十卷又
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時
皇子競尚奢侈昭疏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
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
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
豫爲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
無藉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
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坐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謔者多
以此而欲託以主治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
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
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或
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
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卽

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
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
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
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
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王
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庶嫡而爲禮秩
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
於斯明宗覽疏而不用四年上武王以來功臣列傳三
十卷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
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
蓋軍務之餘畋遊自適自先帝因圖啓祚嚮明御宇則
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襲舊風失其
威重驅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焉
洛都舊制宮城與秦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
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駿服涉
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途凍滑萬一有銜檠之變陛
下縱自輕柰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
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
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
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

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卽以爲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輶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陛下以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長興二年丁內

艱賻絹布五十匹米麥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聞其居喪哀毀復賜以錢幣服除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察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並從之又奏請勸農耕及置常平倉等數事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不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聖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元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忘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隣紕姦邪之黨延正直之

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
統之基如貞觀開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
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委任
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
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
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
之稱善清泰中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冊文遷中
書舍人賜金紫二年召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
添補預修明宗實錄成三十卷以獻三年遷禮部侍郎
改御史中丞晉天福初從幸汴州昭請創宮闕名額及

振舉朝綱條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戶部侍郎宰相桑維
翰薦爲翰林學士內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
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悅晉祖常幸內署與昭語及并
魏舊事甚重之錫賚頗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
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爲戶部侍郎以
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悅等續成之別置史館命昭兼
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
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
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尚書右
丞判流內銓權知貢舉漢初復爲吏部侍郎時追尊六

廟定諡號樂章武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餘卽真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少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比羣小昭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周廣順初拜戶部尚書子秉陽爲翟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興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爲准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顯德元年遷兵部尚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二年

表求致仕優詔不允促其入謁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錄梁二主年祀寢遠事皆遺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壘所出并議三

禮圖祭玉文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恭帝卽位封舒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昭爲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嘗誣奏事引昭爲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說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昭博通學術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以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

名臣事迹五卷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媯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戶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十五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爲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爲從事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顏衍知州事卽遣儀入奏儀謂執

政曰昨與衍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
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
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
增置壘柵少帝軍河上卽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
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夫至擊走之漢初召爲左
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未
幾召爲翰林學士周祖幸南御莊宴射坐中賜金紫歷
駕部郎中給事中並充職劉溫叟知貢舉所取生有覆
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儀上言請依晉天福五
年制廢明經童子科進士省卷令納五軸以上不得有

神道碑誌之類帖經對義有三通爲合格却復盡試其
落第者分爲五等以詞理紕繆之甚者爲第五等殿五
舉其次爲第四殿三舉以次稍可者爲第三第二第一
等並許次年赴舉其學究請併周易尚書爲一科各對
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爲一科亦對墨義六十道及第
後並減爲七選集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殿五舉第二
第三場十否三舉二場內有九否殿一舉解試之官坐
其罪進士請解加試論一首以五百言以上爲準奏可
俄以父病上表解官世宗親加慰撫手封金丹俾賜其
父父卒歸葬洛陽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終喪召

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淮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卽位遷兵部侍郎充職俄使南唐旣至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卽拜命於庭建隆元年秋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旣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卽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爲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爲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爲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

馬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旣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閔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漢乾祐初及第至起居郎僖周廣順初及第至左補闕子誣謫誥俱

登進士第諲至都官員外郎謁至祕書丞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旣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爲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由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斲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上從之儼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賈緯王伸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錄改主

客員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
分居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
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
世宗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
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敘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
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
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
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
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性情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
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
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
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
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南征還詔儼考
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未幾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
鐘磬筦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
之法迄今遵用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
議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有倫在位官
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
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
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府州五千

戶以上縣令爲縣大夫陞爲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滿日准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卽爲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卽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又以爲國家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顛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囿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之之流布疏奏不報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祀事樂章宗廟諡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儼於儀尤爲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詠更迭倡和至三百篇多以道義相敦厲並著集儼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

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影纓與王人亢禮儀
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
君命尤善推步星歷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
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
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
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惟儼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
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姪說爲嗣

儼字曰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
判官遷秘書郎出爲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武寧軍掌
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
拜右補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府
尹選儼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儼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
諸王儼琰與會琰言矯誕儼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
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儼爲彰義軍節度判官太平興
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議
北征儼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儼爲樞
密直學士賜第二區六年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
知政事上謂儼曰汝何能臻此儼曰陛下不忘舊臣太
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是秋卒年
五十八車駕臨哭贈工部尚書初儼在涇州與丁顥同

官顥子謂方幼偁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後爲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實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譎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偁有操尚可嘉也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祖堯橫海軍節度判官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戶曹掾晉少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遷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卽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

鎮澶淵濮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太宗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爲賓佐及卽位自宋毫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並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遷戶部侍郎丁母憂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州遷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就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劔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

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
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南節度餘
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爲元僚及受禪趙
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未幾處耘黜守淄
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
上以爲實遂命參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
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
爲宰相特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
祖寶進嘗爲汝陰令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
秋子史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
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二篇
凝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清泰中驍將
孫鐸以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爲從事晉天福初
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鶚集戟門槐
樹高八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鶚
于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
令俄爲三司戶部出使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
置發運仕漢爲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
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爲泰州觀察判官太祖領宋州爲

節度判官卽位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維揚
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詔制置晉州權礮增課八十餘
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未幾移秦州州境
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
爲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
明殿學士丁母憂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
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尙書致仕九年
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
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
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
迹爲歷代紀要十五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
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頤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
師征江南命乘傳軍中事承事盧絳以舟師來援潤州
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
脅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監軍崔亮部送闕下
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
沂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舖舖給卒
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又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繡衣
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國四年轉內藏庫副使進崇義

使自創內藏庫卽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真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以擅乘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七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以所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爲通判郡事皆決於蒙叟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戶部鹽鐵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遷都官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遵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二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宮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會詔直史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爲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蒙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歷三卷子宗儒太子中書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疎俊

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
寧軍節制辟爲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爲開封府推官授
左拾遺遷左補闕丁外艱將起復以讒出爲忠武崇義
二軍掌書記太宗卽位復以左補闕召同知貢舉時梅
山洞蠻屢爲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爲兵部員外郎
領樞密直學士未幾僉書樞密院事詔賜官第一區太
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
遷刑部侍郎五年拜戶部尚書樞密事以病足在告寢
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
射九年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諡元懿上爲悲嘆累日且

謂其事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爲
可惜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惟熙載焉熙載
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卽推薦
之時論稱其長者初微時爲養負未嘗行嵩陽道中遇
一叟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
見及居太宗幙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
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
熙導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
弟熙古幼弟熙正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熙載卒
時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正患熙導以異姓居已上乃詐

傳上旨令已籍熙導家財由是交訟有司歸罪熙導上
召問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實熙導還本姓中孚亦
養子勿問熙正坐除名上素知熙載以母故育熙導甚
厚雖令還宗而不奪其官復以財產量給之咸平二年
八月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熙正後至供備庫副使中孚
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子行簡大中祥符進士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
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祿寺丞家財悉推與諸
父無所受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
善校讐秘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帝幸亳命修所過國經為鹽鐵判官累遷尚書禮部
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集為檢閱官改判戶部勾院
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以吏部郎中知
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坐舉官不
當落史館修撰罷審官院頃之復糾察刑獄領三班院
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為翰林學士判秘閣知制誥
並知貢舉詔中立與張觀兼行外制遷尚書禮部侍郎
為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
年災異數見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詼笑非大臣體
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戶部侍郎為資政殿學士

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
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諡
文定中立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客至必
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
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
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西大都督府司
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
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能
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
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周顯德初以進士爲郢
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洋州
通判既至剖決滯訟無留獄焉移陝州通判有司調郡
租輸河南穆以本鎮軍食闕不卽應命坐免又坐舉官
削前資時弟肅爲博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
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
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至穆而獨用
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
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
不以死生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

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爲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王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冬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面賜金紫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錄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以與盧多遜欵狎又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春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侍上御崇政殿親試

進士上憫其顏貌癯瘁卽日復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五月召爲翰林學士六月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假由是豪右屏迹權貴無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彊起之穆益哀毀盡禮九年正月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穆自責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歲上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茲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穆性至孝母嘗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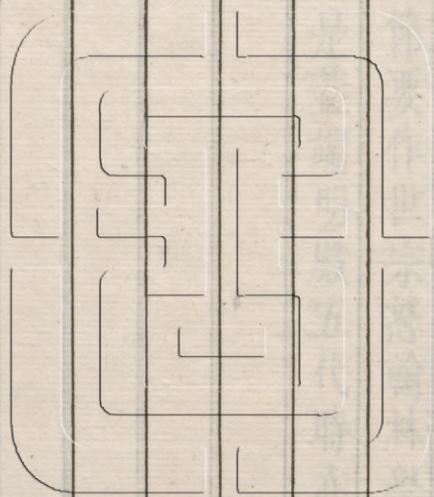
母意後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以穆奉詔
鞠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
爲入直卽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于牽復母終弗之
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穆善篆隸文工畫常晦其事
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深信釋典善
談名理接引後進多所薦達尤寬厚家人未嘗見其喜
愠所著文章隨卽毀之多不留橐子惟簡以父任將作
監丞多才藝性冲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三十餘年人
多稱之真宗素聞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詔授惟簡子郟
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

中允致仕後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賜其家錢十萬仍
給郟月奉終制郟後爲太子中舍

肅字季雍七歲讀書知大義十歲爲詩往往有警語舉
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靜軍節度
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
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
文甚工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鷄賦
意皆有所規焉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撰述爲事博洽文史
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

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晁以儒學
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
遽淪亡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實元僚沖
淡回翔晚著忠讜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爲陰德
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幕府名亞
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爲衆所
傾乃能爲之辨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
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
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
治之日進於盛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考證

竇儀傳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臣其睿

按資治通鑑節要作世宗怒翰林學士竇儀本傳云端明殿學士是蓋端明殿五代時亦可稱翰林耳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考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祖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判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

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爲開封府尹奏署判官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鞠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周祖征兗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

入爲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叅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

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與攻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焰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叅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畧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今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爲相盧多遜叅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爲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成平二年詔以居正配

饗太祖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太宗卽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遜子並爲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柰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旣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目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內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淳化五年秦州溫仲舒以伐木爲蕃戶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惟吉旣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

同立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
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
徽使咎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
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
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
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
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
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
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
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
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卽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
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
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
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
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
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
內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庠陋處之晏如時
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白
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
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

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荆南劔南水陸發運事雩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大禮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奏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嚼其膚童子秉箠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縉紳非之初有司議諡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卽事儒業未遑從

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諡文惠王溥諡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諡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諡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旣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諡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諡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諡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諡文正楊綰之諡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究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諡允合國章至於集賢

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諡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爲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爲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旣因疾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祿少卿判三司三勾院繼宗善營產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錄其子惟溫惟清惟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溫後至秘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貞啓皆爲邑宰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贖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

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美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旣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克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闔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寃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卽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

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畧發

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憇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聞國舊臣爲權幸所

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叅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

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叅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議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

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尋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卽位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勳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謂廷美使詣

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釵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資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叅軍

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
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
賜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元爲襄州司士

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
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
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爲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
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
琪爲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
自右龍武統軍爲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欵以
贊鎮廬州表爲觀察判官部有寃獄琪辨之免死者三

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仕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爲
從事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
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
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閩州開寶九年爲
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
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
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梅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
太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爲盧多遜所阻改都官郎
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
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

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春正月擢拜右
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
秋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其先入乃遷琪
爲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
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
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
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磴因謂
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
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潛通而然亦猶
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

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
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質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
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
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
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宮城
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上覽
奏不悅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
先是簡州軍事推官王澣引對上嘉其雋爽面授朝官
翼日琪奏澣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
已許之矣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

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王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談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爲先兆云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脩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

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汎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北是新州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以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泊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藩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

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懇千里旣歿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藩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疆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

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瓜牙國母述律氏頭下
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
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
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
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勇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
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
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關時令送劉瑋崔廷勳屯
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
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黑室韋女
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郡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
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
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翰諸族其數可見
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
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
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
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卽頓舍環遶穹廬以近
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
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
俟近我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
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

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一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霑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劔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羶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倚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荑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哨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刀子槍一百餘并弓劔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

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并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藩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麩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

袋飼秣日以一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擊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旣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劔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藩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

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陜不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伐棄甲遂爲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

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達軍入青崗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枯栢江去劔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

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諡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贊善大夫貽庶爲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錄貽孫宗

諒試秘書郎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預修冊府元龜筆札遒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爲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二宋雄仕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祿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脩舉公私倚任焉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推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錄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賦祿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文閱

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卽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四

李昉

子宗誦宗諤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大父右資善大夫超無子以昉爲後蔭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

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相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釋出

昉爲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內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殿爾卽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旣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普尋出鎮多遜遂叅知政事太宗卽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

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卽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叅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鬪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旣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旣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

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羣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脩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三年夏旱蝗旣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先是上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

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寃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寃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

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
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
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
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
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爾因顧侍臣
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
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
賀因拜舞仆地臺史掖之以出臥疾數日薨年七十二
贈司徒諡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
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江
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昉及
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昉期望必詣昉或謂昉曰
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昉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
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
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旣致政欲尋洛中
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
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
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
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
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

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於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明日遂擬援秘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

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暨劉錫吳淑呂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祕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迴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真宗卽位拜起居舍人預重脩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筭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興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

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
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
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
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
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
寧豈不盛哉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
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誥之往復
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
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
判太常大樂鼓吹一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

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
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
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
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墻之制因深塹
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
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
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
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
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
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

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歟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叙閣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旣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二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已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於世子昭遠昭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爲秘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秘書丞羣牧制置使曹

利用薦爲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爲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爲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爲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戶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訥訥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

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裕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諡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昭邁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旣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爲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邁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請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邁爭不屈遂罷判官爲白波發運

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修言陝府關中要地昭邁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徙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僞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邁至立廟祠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

擢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昭邁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

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

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濡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

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

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主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安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陞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固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

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
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
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
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
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
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
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
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
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
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

不謝在西京曰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
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爲國子博士惟簡
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
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
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
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旣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
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
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異虞
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卽夷簡也次子
宗簡亦進士及第慶歷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

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
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
無故發人之墓柰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
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
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易長者其行事多類此徐州
妖人孔直溫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
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貨誑誤者請於朝斬直
溫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
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
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

陶篋發城人以為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
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
學有遠志慕唐李太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
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
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
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
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
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
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

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鞠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通鋪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

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旣安利則遠人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上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

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
非首犯悉伸其寃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
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
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
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
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
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輪
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旣內附皆放歸
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
克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
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
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
前敕旣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
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
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
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卽
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
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
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
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

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旣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旣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贊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縉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東欲求補外貽業與叅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

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菓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承興軍時閤門祗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

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以右司諫梁顥爲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

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
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
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
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
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
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
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
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
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
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

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
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
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旣稟命
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
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
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旣退
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
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
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
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

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兩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於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

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
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
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
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脇制
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
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
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池
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
一兩處强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
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

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
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遊龍
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
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於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
使潘羅支尚在則明德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
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
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
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
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
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

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見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卽具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

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祇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羣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公劾其嗜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公居喪假官舟買販朝論惡之會

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爲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任嘗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

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疎近以年爲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於卒子二人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

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爲光祿卿加直秘閣知廬州遷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玘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爲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卽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

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克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東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素重呂

端爲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至道初

黃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旣居內閣甚以爲慰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旣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亶亶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納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爲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

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